

从一开始，伟大音乐家的收入和开销就是人们热衷的话题。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亨德尔付给他最喜爱的四位歌手的薪水，也能读到关于玛丽亚·马里布兰、珍妮·琳德、内莉·梅尔芭、恩里科·卡鲁索等顶尖歌手收入的详细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只是一个以当时当地货币计算的数字而已，它到底价值几何？要是简单换算成今日的等值货币恐怕会误导很多人。莫扎特的薪水到底算高还是低呢？1784年300达克特或是800弗罗林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的购买力如何？换成今日的购买力又如何？

曾有一位学者爱丽丝·汉森（Alice M. Hanson）比较过贝多芬和舒伯特时代的维也纳货币，并换算成当时的英镑和美元。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奥地利当时的通用货币是“盾”，一种银制弗罗林，1811年奥地利破产后，弗罗林有了两种计算标准CM和MM。一个CM弗罗林等于2.5个CM弗罗林。1820年1英镑等于10个CM弗罗林。知道不同币种的比价当然远远不够，还需要知道当时的大小官僚、工人的平均薪资，城市房租，食品价格，通过全面的比较才

天堂与地狱

白慧杰

小时候，我最喜欢捕鸟了。广阔田野，麦苗青茸。麦垄间，说不定就掩藏着鸟窝。在田垄拔草，挖野菜，或者锄禾，偶然就会发现惊喜。一个鸟窝，构筑得奇思妙想，巧夺天工。里面有三四粒鸟蛋，抑或一窝雏鸟，张着稚黄的喙，嗷嗷待哺。有时候，掏了鸟蛋，小心翼翼，怕弄碎了，带回家观瞻。有的小伙伴，当场噙了壳里的营养。最高手段是捕鸟。两根麦秸搭十字，十字中心支撑一根竖棍，竖棍支撑一块石板。一个阴谋形成了。鸟儿归巢孵卵，触了麦棍，石板盖下来，鸟就面临灭顶之灾。

我是个善良的孩子，从不把抓回的鸟烧食，或者虐待。我是带着保护的心理养鸟。我把一个纸箱钻了筛般密集的孔，通风疏气。箱里放了水碗，撒了谷物。这就给了鸟一个高档的别墅。不时透过瞭望孔，一睹鸟的美丽丰采。

我以为鸟会很幸福。有“房”住，有谷食、有水饮。我为自己的慈善激动着，觉得是在做好事。

可是，我错了。没过几天，鸟越来越瘦，羽毛乍煞着。然后，没了声息。

记忆犹新，鸟被关进纸箱，拼命挣扎。叫声凄厉。我甚至埋怨鸟的不知好歹。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体会着社会与人生，渐渐明白了鸟的心思，悟出了鸟的委屈。我们主观上的“真诚”，有时候，恰恰伤害了别人。拘囿了别人，干涉了别人。自己心目中的天堂，也许正是别人的地狱！

今宵打盹

张士斌
火树银花不夜天
(二字历史名词)
昨日谜面:直叙不用典(成语)
谜底:平白无故(注:白,说;故,典故)

能得出贝多芬和舒伯特真正的收入。

我们都知道舒伯特死于贫病交加。但这恐怕要怪他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一人赚钱大家花。1828年他的首场音乐会收入320CM弗罗林，比当时的许多办公室白领一年的薪水还要多，可他不到四个月就花光了。连他的朋友都替他的浪费感到难为情。

所以说，舒伯特的贫穷是他自己造成的，莫扎特的情况也差不多。

1785年莫扎特的一场音乐会收入559盾，当时的一位中产阶级单身汉年入500-550盾就可以过得相当舒服。贝多芬的一场音乐会收入1300盾，可以供他舒服两年的。

寻找音乐家收入线索的富矿，是日记和书信。大部分作曲家和演奏家对钱很看重，像银行家和资本家一样锱铢必较。他们总是在游历各国演出时讨价还价，甚至对各国货币的行情比率都能摸得一清二楚。

克拉拉·舒曼出生于爱财之家，她父亲弗雷德里希·维克竭力反对她嫁给穷教师舒曼，而希望她嫁个至少年入2000泰勒（相当于1500美元）的体面人。弗雷德里希·维克1829年的年入是360泰

每当有鸟扑棱棱进入我的视线，我就不由自主地怀念起那只鸟来，小时候的那只鸟。



上海杂货铺

熟铁锅

口述/ 陶师傅（舟山路熟铁匠）
图、整理/ 周祺

我接触这个行当已经30年了，我喜欢挤在像我爸爸这种年纪的人里面交流，所以在上海，我们这辈人里我的手艺可以说算是比较精的了。这个锅子很早以前在民间就有了，它传热快，不粘底，不带一点化学成分，全靠手工来做的。工序很简单，形状事先放样，线划好，剪好，然后开始敲。做这行需要技术，也需要力气。人家一般都不肯露自己手艺的，我嘛是因为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真的是我手工敲的，才摆出来。不出来人家不相信的。我的工具、模具很多也都是自己做的，这个里面牵涉到很多工种，不是说你学一样东西，就可以做了，是汇拢了各种技术。我一天做一两个东西，现在也不会拼命地做，要考虑到身体了。顾客要的都是比较实用的，饭勺、汤勺、铜脸盆、铜饭碗，有很多外国人和华人厨师，经常来我这边买的。可能我今后也还会有些设计作品，这个是要等到空下来，心情要好，不能急，慢慢叫做，细巧的东西做起来时间很长的。

勒，他曾写信抱怨海德堡的食物太贵，每顿饭要花8格罗申（相当于25美分），但房租很便宜，一年54泰勒，租钢琴36泰勒。好在舒曼成名之后日子过得不错，加上克拉拉开音乐会的收入，两人就更宽裕。

因为从小受家庭影响，克拉拉之后与勃拉姆斯的通信中也有很大篇幅在讨论财务问题，甚至还建议勃拉姆斯做些投资。此外，如莫歇勒斯这样的巡演钢琴家，在写信回家时总是将德国薪水换算成英镑告知家人，也为我们提供了精确的换算标准。

还有一套参照系是当时的小说。比如擅写男女婚姻情感的女作家简·奥斯丁，她来自乡绅之家，在写到黄金单身汉的收入时绝无差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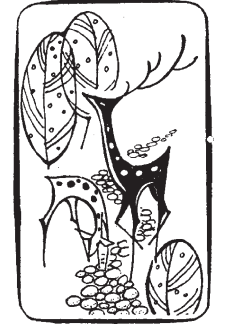
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告诉我们，一位年入2000英镑的人可以体面地维持一个乡绅之家。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的班内特先生正是靠这2000英镑的收入养活了一个太太、五个女儿。班内特夫人看到新郎年入5000英镑时，简直

夜光杯

激动到要昏倒。年入10000镑的达西先生，那是巨富啊。而同时代的意大利歌剧红伶安吉丽卡·卡塔拉妮（Angelica Catalani）来英国演出六个月的收入，是50000英镑，相当于班内特一家的全部家当。

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当时没有所得税，事实上有。17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年入60镑以上开始征税，1840年的起征点是200镑，税率通常在3%左右，从未超过5%。美国内战期间开始征收4%的所得税，来巡演的艺术家最恨交税。

1866年女高音卡洛塔·祖姬（Carlotta Zucchi）在纽约唱了一个演出季，收入40000美元，她回欧洲前一天，美国税务官找上门来，让她交1800美元的税。祖姬愤然反抗，拿出唱高音的力气大叫自己不是美国公民，没有宣誓效忠，什么也不欠税务局的，不会白白被骗取钱财。不过据伦敦《音乐世界》报驻纽约记者的报道，她最后还是“在歇斯底里的戏剧激情中”付钱了事。



夜光杯

邻家丁大哥新车购回不到一个月，车牌即被窃贼撬走。窃贼在车门上贴一张纸条：“打300元钱到指定的账户，3日内归还车牌。决不食言。”

尽管补车牌是一件麻烦事，丁大哥还是特意公休两天，冒着酷暑挤公交乘地铁，按规定走程序办手续，一番辛苦后补回了车牌。丁大哥说，我不是心疼这300元钱。对窃车牌这种恶劣行径，我宁可自己添点麻烦，也决不向窃贼妥协。

笔者很赞赏丁大哥的做法。毋庸讳言，时下窃车牌行径颇为猖獗。笔者居住的小区，甚至有一夜间被窃车牌多达10余张的。究其原因，有车主疏于防范的，有物业管理不到位如探头没装夜间无保安巡逻等等。如何有效严厉打击窃车牌现象？笔者以为除采取车主加强防范、物

说吧，故事

陶立夏

我的爱好之一就是听故事。可是谁不爱听故事呢？阿城很会讲故事，他的《威尼斯日记》看很多遍，后来自己去觉得威尼斯反而没他书里那个有趣。阿城在书里面常常讲到《扬州教坊记》，那是一本记录清朝扬州市井逸事的故事书，趣意盎然，老少咸宜。加上他自己本身是个说故事的好手，所以我猜想大概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他本身的性格总有很大关联。我老早以前看过他的小说《棋王》，看到的是小时候茶馆里说书先生说书的那口气，从容不迫、不温不火，却另足人胃口。

我有位好友是学历史的。本以为学历史的都有很多典故可以讲，但正因为他学的是历史，格外注重考据，对资料来源最为在意，所以那些假语村言、逸闻野史于他全是笑谈，毫不留意，是故我从未在他那里挖到多少我感兴趣的那类“故事”。他写关于王莽的论文时，曾和我讲王莽是怎样一个温良俭俭的人，一生笃信《周礼》，最后却为理想与现实之差距所累。倘若我搬出《子不语》中那篇《董贤为神》的故事来，说王莽死后被罚入阴山受蛇咬之苦，而董贤却成了晴雨神，在钟南山下的祠堂受供奉，他一定对我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来。

他总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说来袁枚绝对不是君子。袁枚的鬼怪故事集，说的都是君子不应该说的事，所以干脆取名为《子不语》，这个好美好美食最懂生活真味的老头子，大有将说鬼故事进行到底的架势。

我喜欢《子不语》，是因为里面有许多诙谐甚至诡谲的事，也并不会像《聊斋》一样藏个大道理在后面。比如我很喜欢的故事之一，就是开卷第二篇《蔡书生》，故事说杭州城外有一鬼屋，人们都不敢靠近。一个姓蔡的书生不听劝阻偏买来住。半夜一女子来了，脖子上拖了根红帛，朝蔡书生施了礼，就将红帛挂到梁上，伸了脖子要吊上去。蔡书生看了面无愧色，于是女子又挂一条绳上去，喊蔡书生去。蔡书生踮起一只脚就将脖子伸了过去。这时到了整个故事的高潮，那女子说：“君误矣。”蔡笑曰：“汝误才有今日，我勿误也。”翻成白话，那女子说：“你（若陪我一齐上吊的话）人生就完了。”蔡书生笑答：“我的人生本没什么指望，所以才有今日。”最后那女子大笑，拜了书生后离去。从此那屋子再没有闹鬼，而蔡书生也考试登第，有人说他就是蔡炳侯方伯。

这个故事的妙处就在于，一个豪气的女鬼遇上一个洒脱的书生。这个书生将仕途人生看得透彻，竟有侠士之风，愿舍命以娱佳人。而那美丽的女鬼一夕遇上气味相投的人，也就得偿夙愿，开心离去。堪称是大欢喜结局。

有一个好故事，想说给旁人听；有一个好故事，愿意认真听人讲，仿佛都是人的本能。我多么喜欢这生命中无所求的、专心致志的片刻。

不向窃车牌者妥协

陈祖龙

业安装探头保安勤巡逻细观察等措施外，车主具有宁可自己添麻烦按规定走程序办手续补车牌也不向窃贼妥协的共识也很重要。试想，窃贼冒着风险辛辛苦苦折腾一阵子，结果是抱了一大堆换不到钱屁用没有的烂铁皮，何苦？

油然联想到近日网络和媒体上热传的尽管警方已找到在轨交上明目张胆侵犯女性的“摸腿男”，但由于受侵犯女性因种种顾虑不愿报警不愿指认，警方对“摸腿男”无可奈何，无法惩治“摸腿男”和震慑公共场合侵犯女性行为。可见，对社会上的犯罪行为歪风邪气，市民不退缩不妥协，同心协力奋起抗争是多么重要。若此，我们的社会风气无疑会变得更美好，生活家园也会更加宜居美丽。

是笑笑不语，只要家里人都在，这样的日子多美好！五次大手术后的妻子这次恢复状况还不错，我慢慢开始鼓励她下楼散步，慢慢走几分钟，到慢慢走十几分钟，现在妻子也能每两天下楼散步近半个小时了，看看小区里放暑假的孩童们嬉戏笑闹，偶尔和邻居遇到打打招呼，妻子的心情也好了，吃饭也能多吃几口了。

现在的我，除了每天例行的买菜健步行，还坚持每天抽空去马路上走走，穿上舒适的运动鞋，每次健步1-2个小时，不为买东西，只是边走边看看街景，脑子里的一些纷乱思绪就会慢慢沉静下来，坚持半年左右，原本松垮垮的肚脐也逐渐平复了，爬几层楼梯也不再气喘，连原本有些超标的血脂也正常了。一不留神，健步走不仅响应了现在倡导绿色健康环保的时髦，也为我自己带来了健康。

我想，我会坚持和妻子继续坚持“走起”，走出健康！

健步走出健康

陶达根

时候会觉得一阵轻松，仿佛什么负面情绪和压力也随着汗水流失了。

现在每天清晨，我拿着包健步穿过小区的林荫小道，直奔菜场，除了妻子交代必买的菜肴，我也会多兜几圈，沿路看看人们和小贩们讨价还价的市井百态，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脚步不停，手里的菜蔬水果总会越来越沉重，叫人不禁想起了多年以前的负重越野……

七月的上海，天气酷热难挡，没多久就会满身大汗，听说出汗是对身体排毒，健身效果更好，这样想着，走着，也就看到了小区大门。小区的绿化很好，沿着香樟树掩映的车道，快步走回家的感觉总令人觉得愉悦，原本有些沉重的步子也会轻快起来。妻子每每看着我买回来的菜总会嗔怪几句，我总

